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台徐鼎謨

列傳第十五

劉肇基

乙邦才

莊子固等

魯之瑱

蔡

祥

徐

福

周之藩

閔

時

林

深

鄭雄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嗣世職指揮僉事遷都司僉書隸山海總兵尤世威麾下多戰功世威罷肇基分領其眾破賊汝州而所部皆邊軍久戍思歸謀而走坐是解職尋起爲遼東副總兵擢都督僉事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南都立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効屢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分布諸將令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甯

以防河棲鳳本甘肅總兵以地失留淮揚者督師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洲十一月肇基與棲鳳復宿遷越數日我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軍城南相持半月始解去明年四月

大兵抵揚州可法邀諸將赴援棲鳳天祿不至尋叛降獨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北軍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不可肇基乃分守北門發礮傷我軍無算城破率所部死士四百人巷戰格殺千餘人兵來益眾力不支流矢貫額死一軍皆覆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乙邦才青州人莊子固遼東人馬應魁貴池人俱從史可法

軍前官副總兵邦才初以隊長擊賊於河南江北間黃得功
戒戰霍山單騎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鬪天
暮僅餘一矢邦才大呼衝賊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己
馬分與矢且走且射連殲追騎始得及其軍得功自是知其
能六安圍急鳳陽總督馬士英命邦才與張衡者往六安取
知州狀兩人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遶州城呼曰大軍至矣
城中恃之守益堅得狀後復突圍出不損一騎凡大小十餘
戰咸有功可法鎮揚州用爲副總兵分徇江北聞揚州急率
所部趨援分門守禦旣破力戰自刎死子固字憲伯年十三
殺人亡命後從軍積功至參將可法令之興屯徐州歸德間
募壯士七百人立旗幟以赤心報國爲號率眾馳救揚州三

日而至城垂破可法自刎不殊子固與內營參將許謹共抱持之將擁以出遇我兵格鬪力竭死謹亦中流矢死應魁守卿初爲小將巡行村落賊至從者懼而奔應魁呼曰無怖死死亦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卽退可法拔之俾領旗鼓每戰披白甲大書於背曰盡忠報國城破巷戰死同時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王忠誠馮國用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前營參將陳光玉徐純仁李隆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以巷戰死我

朝賜邦才等十六人通諡烈愍思誠節愍

魯之瑱蘇州衛人官福山副總兵爲總兵吳志葵前鋒志葵合太湖義師攻蘇州所將海上軍怯不任戰獨之瑱領三百

人先登斬胥門入縱火焚公署居民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我侍郎李廷齡巡撫土國寶以騎兵千餘屯城之東南隅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望曰敵雖眾烏合耳俟過日中其氣必怠選騎蹂之破其前鋒餘必潰散不足慮也乃匿其騎於府學宮中良久見外兵有棄仗運財物者乃選兵百餘張旗幟環城而轉揚言江甯援兵至而之璵入城行四五里不見敵亦內自疑我騎突出馳之矢發如雨遂大潰之璵與三百人皆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蔡祥亦名喬吳淞遊擊也降將李成棟以

王師圍嘉定城中求救於吳志葵志葵命祥率七百人赴之

小勝紀傳 卷二十二 三
持鐵簡登岸步戰圍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往救與俱斃

吳志葵官吳淞總兵乙酉六月

王師南下郡縣多望風降志葵爲夏允彝門人蘇松士大夫多與往來者故志葵獨不屈頓兵松江之申浦松之人以爲義旅也大喜旣乃令箭四出提富室銀米縱兵大掠公署獄鋪盡燬松人大失望聞吳易陸世鑰兵起乃偕參將魯之璵守備蔣若來帥舟師三千自吳淞入澱泖會諸義軍薄蘇州之璵以三百人先登爲城中

王師所襲敗死城外兵聞之爭赴船走沸聲若雷志葵不能止退師泖中氣大沮松江破志葵與總兵黃蜚俱泊城外不能救謀航海遁

王師以小舟薄之得勝港火器齊發烟燄漲天遂大潰與蜚同被執乞降尋被殺

陳梧字膚公上虞人官都督僉事定遠將軍嘉興屠象美錢棟起兵拒守苦文士不知兵迎梧爲帥願所將多市井子與王師過於三塔灣大敗象美等死梧率眾依魯監國與鎮倭將軍王鳴謙謀趨金塘岱山爲犄角不果部眾掠餘姚梧不能制爲署知縣王正中所殺

周之藩字長屏井研人崇禎中爲福建參將隆武帝之將赴贛州也晉之藩總兵命以所部由汀州抵南昌授御營右先鋒封福清伯未行而

王師逼上由延平倉卒出奔之藩與給事中熊緯率兵五百

隨行中途曾后鞭墜地之藩下馬檢獻上不名其官惟呼我
兒上口渴覓飲之藩以小桶汲之曰願陛下一統上喜飲之
袍袖俱溼八月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加
總督御營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是
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之藩拔箭手
殺數十人俄腦後中箭墜馬被殺時方溽暑死五日而肌色
瑩然汀人葬之羅漢嶺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有閔時者字聖之汀州衛百戶隆武帝奔
汀州時守麗春門八月辛丑昧爽

王師入時挺身疾呼騎矢發洞胸死

林深鄭雄二人福建撫標把總也甲申十月漳州賊犯汀州

粵寇閻王總亦自贛州來汀郡告急巡撫張肯堂檄二人將
五百人往援未抵汀而賊已陷古城鎮二人固健鬪誓破賊
後會食不傳餐而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右澗急據山則
峭不可登裹創死戰賊乃舉火風烈蓬枯殲者三百十二人
深雄皆死之初賊輕官兵旣知其敢戰也退入贛州境汀郡
獲全郡人感之斂死事之骸瘞之羅漢嶺甯化李世熊表以
碑焉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二終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

列傳第十六

黃道周

趙士超等
洪京榜

王加封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之銅山人也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自幼坐臥其中故其門下士稱爲石齋先生少家貧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墜澗中遡流而出遇異人授讀書法過目不忘爲文典奧原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編修與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道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魏忠賢目懾之不爲動以母憂歸崇禎初起原官疏言邇年來諸臣日營心計不過推求報復而已爲逆黨而翻

邊疆爲雋隙而翻科場至邊疆之要塞利害科場之源流清濁實無一言及之萬歷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搢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弮而緩急何所得士乎夫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市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尚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隲人才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尚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尋以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九年以薦擢右中允給事中李如燦直言下獄道周言陛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

者旋聞帝不懌切責之道周疏陳已有七不如內有文章意氣坎坷磊落臣不如鄭鄮語帝詰責道周疏辨謂臣與鄭鄮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鄮抗疏任之削籍入山臣心愧鄮每執筆不能明白心輒思鄮以爲不如真不如也帝念道周起廢未久有旨不究十一年三月帝御經筵問諸臣以用人理財道周語甚切直帝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尋楊嗣昌以奪情爲兵部尙書入閣陳新甲亦以奪情爲宣大總督道周謂國家卽無人奈何數以墨纓從政仰視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顧謂給事中馮元飈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爭之中夜讀書至宋史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默然已

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一字未安卽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嗣昌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未上也會命部院推閣員元廳謂枚卜無出道周右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觸忤卽推且弗用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卽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而竟相嗣昌等五人道周自恨爲同列誤竟就初稿爲三疏以上帝召對羣臣於平臺問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曰臣心爲國家自信其無所爲又極詆嗣昌嗣昌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

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道周辯論不少屈既對畢叩頭入班帝目而斥之曰佞口道周叩頭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獨立敢言爲佞讒諂面諛爲忠乎帝怒甚然終以儒者優容之謫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疏薦之帝怒爲黨併逮治予杖八十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疏救皆予杖道周繫獄吏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夷事著易象正方草十二圖錦衣校促行道周恬然謂曰俟吾畫一圖成就逮耳獄具擬瘴戍嚴旨斥駁刑部尙書劉澤深疏言道周以建言誅非皇上覆載之量也遂戍辰州道出杭大滌山與諸生極論朱陸同異已而嗣昌敗道周復故官遂稱病歸甲申南都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

遣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朝陳進取九策九月陞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見朝政日非乃自請祭告禹陵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之鐘簋掃成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誠難臣愚計得一沈鷺之將簡士三萬齎糧百日出贛榆韋橋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鹽山抵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朐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盡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降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灑掃於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覲九廟還則分兵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收彰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

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峴也南都陷道周與
巡撫張肯堂總兵鄭芝龍鄭鴻逵奉唐王聿鍵建號福州以
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時政出鄭氏廷臣日請出
關而芝龍輒以餉絀辭會賜宴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
道周爭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終先道周由是文武不
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上知出芝龍意下督
學御史撻之道周見芝龍無經略志謂坐而待亡不如身自
出關奏請以師相募兵江西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効死力
者且可連楊廷麟何騰蛟爲進取計遂率門生中書蔡春溶
賴繼謹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至潔併子弟可干
人以行次芋源賦責躬詩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星宿

陳其領動靜恆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醢雞觀大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欲告之翕吸近告難傷哉草木類不得留朱顏至延平乏糧請餉芝龍斬之上不得已給空劄數百道道周親書劄付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進師建甯駐崇安遣通楊廷麟萬元吉爲聲勢尋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者上遣使馳示道周自陳疏曰臣田無一畝居止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無險心醜語爲凶人所讎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恃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遭逢陛下魚水相期一月之內四疏乞師至若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

泗漣御邇因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甯渴而谷飲
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
輿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
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勸臣出關嗚呼此亦臣子也願曾
受朝廷之寵眷而攄憤至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
分膽共薪而淪淪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昭
烈臣亦不屑爲孔明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
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讒賊
偏中於高明近代人才沈淪於苟賤惟陛下垂簪上覽表手
劄慰之至廣信聞徽州破遣將守馬金嶺勸諭捐助得萬人
乃部署分道進兵遊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嶺遂營之其出

婺源者參將王加封戰死遊擊李忠被執奇壽與參將李瑛
倪彪亦潰於童家坊道周遂馳疏請兵曰臣今年六十有二
才能智勇不過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
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寡怨直以出師之故爲異志所
排寡識之人羣起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旁句曲引以幸
其敗或叩關門數日不達饑疲之眾甯死中野臣何所營而
坐困於此哉臣遭會風雲未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
燭遐邇嘗鑑臣於言語形迹之外所以苒苒焦曉瘁毛鍛羽
以爲朝廷守一日藩籬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
來旧以盛眾之附旧以攜蠶冥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

前後異致信州問巷雞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一百六十騎守婺境自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廣信一百餘里臣師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村落新募月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金嶺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人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弭台甯之釁西消金嶺之孽精力瘁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瘁一意報主爲愛己所憐異己所笑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眾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勢矣上覽表不能答道周計窮婺源令某者亦門人也僞致降書道周信之決

計深入集門人諸將議曰敵人雖眾虛聲耳若延來春則彼
弓弛馬懈可破也奈糧餉不繼何與其半途潰散不如決戰
以報朝廷因相持泣下十二月進兵重家坊忽報樂平已破
信州士大夫致書相逆道周以成師旣出義不反顧遂前次
明堂里僅三百人馬十匹糧三日壬寅天微曙降將張天祿
率兵猝至道周揮賴繼謹等鏖戰參將高萬榮請引兵登山
憑高可恃正移師間騎兵從間道突出箭如雨從者俱散道
周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輿至婺源天祿勸之降道周罵不絕
口未幾門人趙士超賴繼謹蔡春溶毛至潔亦解至道周絕
粒作自悼詩八章發婺源過新安絕粒十四日不死復進水
漿至金陵幽於禁城已改繫尙膳監諸當道承貝勒意勸降

道周曰吾手無寸鐵何曾不降勸者曰降須薙髮佯驚曰汝薙髮邪幸是薙髮國來若穿心國來汝穿心邪洪承疇親詣求見道周喝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哭遙祭焉得尙存此無藉小人冒名耳承疇上疏乞貸死

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詠如常著詩文數卷素善書翰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門人寄家書道周書蔡春溶書函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又書賴繼謹書函曰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憂明年三月壬子赴市曹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也旣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於此可也南嚮再拜遂受刑上聞之大哭贈文明伯諡忠烈

道周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三易洞璣易象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於六十二歲丙戌至是竟驗云士超等皆從死士超字淵卿福州人官職方主事賴繼謹字敬儒官中書蔡春溶字時培諸生皆漳州人或作賴雍蔡紹謹者誤也毛至潔字去水六合人官廣信通判曾割股愈親疾或作玉潔亦誤也諸人死後門人星散惟餘杭何瑞圖字義兆紹興呂叔倫字漢憲二人者抱道周遺書入山終身不出節最高餘附見他傳我朝賜道周諡曰忠端士超春溶繼謹至潔通諡俱烈愍王加封字抱赤建甯右衛副千戶之臣子之臣富而儉老且死命昇巨麓廳事召親友告之曰吾以儉起家與諸君子分

甘絕少然吾豈吝者哉欲善用吾財耳開簾散千金加封故
豪俠甲申國變募義勇從軍婺源死黃道周爲文祭之又有
洪京榜者龍溪廩生隆武改元投効戎行道周題授中書舍
人兼監紀推官道周殉難京榜不知所終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三終

小腆紀傳卷第三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譔

列傳第十七

蔣德璟

曾櫻

路振飛

子澤溥

朱繼祚

湯芬都廷諫

林世衮

熊開元

林增志方以智

徐人龍

子咸清

蔣德璟字申葆號若柳晉江人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庶子敏於掌故典禮歷術條奏詳明崇禎十五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時楊嗣昌已死而練兵加餉之弊未革又造鈔發賣京商騷然卷篋而去德璟皆力言其非不見聽最後以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殃民之咎德璟

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
不悅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取時亨疏詰以聚斂
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以原任戶部尙書李待問
對帝曰朕如何是聚斂只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
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
時部科實難辭責帝責其朋比諸輔臣申救意乃解復具疏
言邊臣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
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
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窮
遇賊輒迎臣又私心恨之蓋致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
能完故推咎於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因引咎出直都

給事中孫承澤汪惟效力爭之德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廷臣連章見留避嫌具疏辭朝至三月二日得旨賜銀幣乘傳歸宏光時以原官起德璟上疏以三大罪自責不拜隆武帝就起諸家不得已入賀見鄭師逗遛請行關確察情形至則事無可爲稱病去丙戌九月

王師至泉州德璟不食卒或曰吞金死

留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也萬歷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監興造爲中貴所憚天啟二年由郎中出知常州府時御史巡視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櫻具狀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者奔命數巡按請一切飭罷比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姓名櫻不應索者

危言恐之答曰僚屬無可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爲慰留始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櫻不應旣檄至侮以爾汝櫻亦以爾汝報卒不屈魏忠賢禍作高攀龍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繆李貲攀龍死經紀其喪宜興毛士龍武進孫慎行以忤奄遣戍櫻諷士龍逃而緩慎行之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戊辰以參政分守漳南禽斬九蓮山土寇幾盡母憂歸服闋進按察使分巡福甯海寇劉香與紅夷寇掠沿海總督熊文燦欲遣鄭芝龍往討疑香與芝龍有舊櫻以百日保之遂平海寇逾年東廠獲一男子言爲櫻行賄謀遷秩帝震怒命逮治御史葉先春曾爲屬吏知其賢於他疏附白之詔詰問因具陳櫻賢然不知賄所從來

乃命閩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覆按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日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爲之猶龍肯堂遂據以入告芝龍亦上疏請罪士民詣闕擊登聞鼓聲其冤得旨免入獄削芝龍都督銜仍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未行改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賜敕分守湖南故事分守無敕爲櫻賢特賜之也衡永故多寇州縣殘破櫻至疏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以薦俱赴官調芝龍討賊賊多降一方以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登萊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初

大清兵入山東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三府盡失匿不聞兵退以恢復報擢兵部侍郎登萊所失無幾以實奏遂下刑

部獄京師陷櫻微服遁詣南京刑部法司以贖徒論隆武時
召爲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
淵閣時政在鄭氏櫻不能有所爲然性廉勁遇事敢言持銓
政絕請謁上幸延平留守福京闖亡乃浮家廈門島中陳泰
阮文錫從櫻講心性之學躬行實踐終日無倦容嘗坐席少
偏命文錫移之曰席不正不坐正身所以正心也辛卯二月
城將陷家人請登舟櫻曰此一塊乾淨土正吾死所豈泛海
求活邪自經死越五日泰負骸走三十里入殮顏如生子四
人俱完節不仕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啟乙丑進士除涇陽知縣大吏詔

魏忠賢將建祠涇陽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奄坐追贓十萬故遷延之奄敗事乃解流賊入境擊卻之崇禎初徵授御史疏劾首輔周延儒卑污奸險黨邪醜正啟宵小奔競之門短豪傑敢言之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復陳時事十大弊尋出按福建海賊劉香者數勾紅夷入犯懸千金激勵將士於是鄭芝龍等破之詔賜銀幣俸滿以京秩錄用疏請暫止錢穀刑名之奏深思安危治亂之幾八年將簡用輔臣上言枚卜聖典使夤緣者竊附則不光如嚮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己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大恨已巡按蘇松除輸布收銀白糧收兌四大弊民困以甦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鄉官錢謙

益瞿式耜貪狀體仁主之坐振飛以失糾擬旨令自陳乃白
謙益式耜無罪而語刺體仁體仁益恚激帝怒謫河南按察
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少卿已擢右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巡撫淮揚十七年流賊陷山西遣將金聲桓等分道防
河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人福周潞崇四
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振飛
接之不失其歡宏光帝立故河南副使呂弼周受賊僞命以
防禦使來代振飛任進士武愔以僞防禦使招撫徐沛賊將
董學禮據宿遷振飛擊走學禮禽弼周繫於竿置法場命軍
士人射三矢乃磔之縛愔徇諸市鞭八十檻車獻於朝時論
快之馬士英之以兵入朝也過淮安振飛遏其兵不令上岸

士英既用事用所親田仰來代適振飛亦遭母喪流寓蘇州錄功卽旅次加副都御史初督漕時謁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牆中有天子氣時隆武帝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疏乞寬罪宗竟得請楊維垣謫戍淮安振飛待之薄及是附馬阮用事喉撫甯侯朱國弼劾其私語鳳陽王氣心懷異圖行人朱統鐔復詆之遂免官南都失守隆武帝立於閩中進左都御史時音耗隔截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金三千振飛乃赴召中道拜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燕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以賜官其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襲千戶上每責廷臣怠玩因進言曰上謂廷臣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

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因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言皆曲中上短云丙戌秋八月

大兵進仙霞關上走汀州追赴不及汀州破走安平依朱成功丁亥有誤傳上在粵者偕主事萬年英泛海求之抵虎門始知爲上弟聿錫已收死乃回廈門後赴永歷帝召卒於途或曰自縊於邵武山寺長子澤溥字安卿亂後奉母居太湖顧炎武嘗曰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弟太平從振飛至閩官光祿寺卿閩敗奉永歷帝命徵兵於外晚隱於

吳門

朱繼祚莆田人萬歷己未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啟中與修三朝要典尋罷歸崇禎初復官遷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給事中葛樞言其纂修要典得罪清議不可總裁國史因謝病去旋起南京禮部尙書又以人言而罷宏光時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事未赴隆武帝立召拜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事敗奔還鄉里戊子春魯監國在閩安鎮鄰近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應之與同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者監司彭遇颺故南都御史也招繼祚入守之三月

大兵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嶠知縣都廷諫並死之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湯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禎癸未進士嘗爲閣部史可法監紀
推官閩中授御史魯監國以爲參政分守興泉城破緋袍坐
堂上被殺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林嵎字小眉莆田人崇禎中進士制義文奇逸詩原本漢魏
於唐獨宗李白外此不屑也闖賊犯關嵎問道渡江上書閣
部史可法言賊中事可法奏留之隆武時授兵科給事中魯
監國亦授吏部郎中大學士朱繼祚之舉兵興化也嵎與其
事城陷賦絕命詩三章嘔血死嵎磊落負奇節見時事已非
輒寄悲憤於詩著蜚蜚集十二卷從子佳璣字衡古質樸修
志行詩文能世其家法云都廷諫者杭州人官莆田知縣城

破自縊死我

朝賜媚廷諫通諡俱節愍

曾世袞字長脩興化平海衛人尙書楚卿子也天啟甲子舉於鄉戊子破產起兵從大學士朱繼祚復興化事敗遁廈門憂憤死

熊開元字元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朝徵吏科給事中以官知縣時徵不及額貶二秩外用不赴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與給事中姜采同受廷杖下獄所謂熊姜之獄也卒遣戍杭州事詳明史南都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艱不赴閩中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寺少卿僉

都御史再疏辭詔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邇者老成凋喪宗周彪佳石麒等既皆捐軀鄭三俊又損目故於開元之至旦夕以冀旣在郊垌慰予飢渴及入對眷禮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授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躁競者多以口舌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上重違其意命以司務得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上之在建甯也外雖優禮輔臣而事輒獨斷開元遂乞罷歸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元力爭之不得乃引疾汀州破棄家爲僧於蘇州華山巖師事南嶽和尚又住休甯仰山自號葉菴

卒葬徽州之丞相原

林增志瑞安人崇禎中進士官右中允隆武時以入閣召未赴聞亡爲僧住溫州之頭陀寺有僧來受戒者問曾殺人否僧自言少時從闖賊曾刺殺某官增志怒以錫杖撞殺之山民喧大和尚殺人乃潛入泰順峯門山中闢田造寺曰香林隱居焉與遺老董龍溪父子多唱和詩自稱讓菴和尚死葬寺之對山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時嘗避地南都與楊廷樞陳子龍夏允彝相友善成庚辰進士父孔炤方以楚撫被逮以智懷血疏跪朝門外叩頭號呼求代父死帝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並釋之擢檢討北都陷父子爲賊所掠瀕於死南

都馬阮當國誣其汙僞命入之六等罪中舉朝大譁乃已歎
曰是尙可爲邪褫衣散髮賣藥五嶺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
歷時以翰林院學士知經筵尋命入閣以智知不可爲乃爲
僧去號無可最後自號曰浮山愚者

大兵嘗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服在左白刃在
右乃辭左而受右帥起謝之爲之解縛聽其以僧終乃披緇
詣天界事佞公同時有嘯峯者亦皖人嘗官都給事中與並
師佞公時稱爲皖江兩大師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萬歷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出爲湖
廣荆襄道僉事尋遷湖南提學副使故事使車按止義陵自
桃源南入接嶺連山高險輿挽不得前故辰沅郴靖官師子

弟皆就試人龍乃獨往每度一關必詢視形勢及抵辰龍關
徒行盡得其要害後勦臨藍大盜輒用有功其地辰郡稍稍
能文澈沅則歌謠雜出至靖川與峒彝相半有通論語一章
者卽舉茂才人龍乘傳所至人多化之且驚喜以爲開國來
無此事已擢湖南道參議瑄難起乞終養歸崇禎乙亥服未
闋卽起爲嶺北道增拓城垣十數處以能聞於朝調蘇松兵
備道按察司副使虔民留之會郴桂賊起圍長沙攻衡州詔
命兩廣江虔會楚合勦檄人龍爲監軍累戰奏功破諸寨斬
級萬餘禽賊渠十有八捷聞遷武昌道晉參政特召賜對道
臣羈無特召召自人龍始時楊嗣昌以奪情起官入閣兼本
兵因人龍曾任楚官載拜執手指所坐曰以此待公人龍初

應召疏論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其墨經在坐連囑之且言已終養歷十二年嗣昌睥眄不知所對遽引退先是虔饑人龍輸粟爲賑民賴以蘇召對時帝問所全活者幾何曰以十萬計帝喜顧左右曰活人至十萬亦幾矣嗣昌遽曰虔戶版幾何而動言十萬此罔上也帝默然然嘉其能諭吏部過督撫缺推用遂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辭日賜幣遣中官四人扶肩輿出都道路榮之孔有德之亂引朝鮮船至軍吏告急人龍治事不輟密檄津門山海爲犄角遣標將焚其船奪大銅礮三十餘架賊氛頓息因是慮阻漕欲疏膠河故道傍入於海以通運親視有成畫具疏入告嗣昌謂漕非所職嚴敕之且中以他事奪俸人龍知事不可爲乞放歸無何

嗣昌死會兵部增設右侍郎備邊關制督之選廷推起用疏
辭不允甲申晉戶部尙書以倪元璐薦特旨兵部比至淮聞
國變慟哭草檄討賊南都立馬士英兼本兵仍爲副每同堂
坐機事一決於士英人龍心不平求去且每在堂正色危坐
士英踧踖不自安遂分部事判兩堂人龍督理駕庫漕運旣
而人龍語侵士英復極言安置四鎮不宜以廬鳳淮揚祖宗
湯沐重地遽予擁兵自衛之人夫帶礪之盟俟有成績卽事
在急遽爭先歆賞亦必策以自効使恢一城卽予以是城復
一地卽授以是地當前激勵未爲不是乃兵未動而遽列內
地界之則江南尺寸土可勝剗哉士英惡其言諷臺臣劾之
無可劾乃使御史何綸糾其年耄拜舞失儀勒致仕時人龍

年六十有九進止嬰鑠寶無少誤浙東魯王監國起工部尙書與王之仁分屯江口隆武帝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召命人龍門下士閩撫吳春枝齎詔促行比入閩力辭不受事杜門卻婦者又七年而卒卒之日流涕曰吾頗知兵事且官兵當國家需兵時竟不得爲國家用兵以死吾自恨矣子咸清有神童之譽一歲識字五歲通經與妻商偕隱以終商與祁彪佳妻景蘭女兄弟也世稱仲商夫人云見列女傳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四終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撰

列傳第十八

傅冠

顧錫疇

楊廷麟

彭期生
彭錫

吳世安

蘇觀生

梁朝鍾

傅冠字元輔進賢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禎十一年乞休歸里家居者六年乙酉夏南都既覆闔黨王得仁導

王師入進賢掠冠家殺其孫鼎冠潛行入閩隆武帝遣官存問手詔冠督師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撫事宜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師至邵武五福關逗留不前冠知事不可爲十二疏

乞罷適職方江隨者以薦舉進身思立名自重乃疏言冠擁兵糜餉玩敵擾民冠請解兵柄益力詔杖江隨予冠致仕冠遂寄寓泰甯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小人也初以閤部名執弟子禮既懼爲居停累乃自首而遣其子養源走告冠曰江隨父子白

清帥欲生得公矣養源家百口公是視耳冠不悟其詐也但曰一死報國徑自投繯養源跪抱冠曰公不生見

清帥江氏百口立碎矣願指莊客輩曰卽此族何辜忍令爲血池乎遂舁冠就道夜宿溪頭冠私起欲投溪爲守者所覺至汀州降將李成棟延之上坐曰公大臣也但遵制薙髮保公無他冠詫歎曰自冠裳以來有髡頭宰相否成棟復曰公

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但稍加鉞掩眾目卽可婉曲報聞耳冠
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進也吾鄉無髡頭宰
相但有斷頭宰相耳成棟自是不復言然禮待甚厚飲食必
偕成棟旣率兵入廣鎮將李發待冠如初一日對奕局罷發
閱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順命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冠欣然起
曰早畢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
足贖復向西拜曰祖宗暴骨惟冠之辜題詩壁上曰白髮蕭
蕭已數莖孽冤何必更相尋拚將一副頭顱骨留取千秋不
貳心又曰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國難與家讎永訣一杯
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棄如土題畢
引頸受刑無忍加刃者賞之亦不應惟知府李蘭友家丁某

受賞而施刃焉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無不掩涕家人傳國楨葬其骸於羅漢嶺與周之藩墓相望首在函中忽吐白光時示夢於獄囚祈卜皆奇驗己丑三月冠之子乞骸歸葬始合身首殮之竟體作黃金色舊衣二領棄墓側風雨經年帛色如故行道見者呼爲相公衣後甯化邱賴二生被襲而歸每以示人蓋有歎且泣者我

朝賜通諡曰忠烈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天啟四年以忤璫削籍崇禎初起原官歷遷國子監祭酒乞終養歸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禮部左侍郎列用人五失曰銓敍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拘鼓舞未至又以抗

言撫流寇事與楊嗣昌大忤復削籍用薦起南京禮部左侍郎宏光時進尙書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卽位以靖康二年五月爲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甲申五月爲宏光元年錫疇言明已頒不可追改乃止時議郊祀錫疇言合祀分祀後先互異但議禮於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從高皇合祀之制爲便又議廟祀恭皇帝錫疇請別立專廟又請上建文景泰諡號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諡而追奪溫體仁諡並見從吏部尙書張慎言去位命錫疇攝之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雅不與合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逆黨張孫振追頌溫體仁功劾錫疇儉邪命致仕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關赴閩隆武帝進東閣大學士加督師銜不拜寓居

溫州江心寺丙戌秋總兵賀君堯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君堯殺之錫疇怒將以聞君堯乘夜縛而投之江子瑩走免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轉編修勤學嗜古聲震館閣與都御史黃道周善皇太子將出閣簡充講官兼直經筵乃具疏力讓道周不許明年春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之法何者能得人對曰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爲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之令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爲動容是年冬畿輔告警因疏劾兵部尙書楊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志大

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今可憂之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嚮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略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之急務也嗣昌大悲詭薦其知兵改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得之甚喜卽令往眞定轉餉濟師及象昇戰死賈莊嗣昌亟問楊贊畫死未偵卒以奉使在外對爲不懌者久之取所在軍中報曲折事擬旨責其欺罔欲中以危法帝察其無罪僅貶秩黃道周獄起詞連將逮治旋獄釋言

者交薦仍故官未赴都城陷廷麟與翰林修撰劉同升集兵勤王宏光帝立御史祁彪佳薦之授左庶子辭不就宗室朱統鑣誣劾大學士姜曰廣併誣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內應語絕狂誕上置不問然所募兵竟以散去乙酉南都破我

大清兵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俱投誠已又取建昌惟贛州孤懸上游岌岌獨存而兵力單寡人懷洵懼廷麟乃與同升謀邀南贛巡撫李永茂享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隆武帝手詔嘉獎擢吏部右侍郎比有粵東入衛兵過境卽疏留之立忠誠社得二萬餘人九月廷麟領兵偕同升取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又收臨江具表以偏安海甸爲

非計請上移駐贛州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尙方劔
便宜行事未幾上召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縱來代俄
朝縱召還卽以同升代十月吉安告警副將徐必達戰敗赴
水死援師至

大兵退屯峽江十二月同升卒總制萬元吉自閩至贛遂兼
巡撫事與廷麟協力規畫明年正月廷麟赴贛招降峒蠻張
安等四營復得四萬人安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三月間
上將蒞贛趨往朝之甫行吉安告警留屯郊外馳疏陳援吉
防贛事宜時元吉代守吉安城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四月
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已往湖西邀新軍還五
月望日巡撫劉廣胤與我兵再戰梅林再敗廷麟乃散遣其

軍而身入贛城與元吉誓守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率
廣東兵數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復合廷麟等分門堅
拒如初上獎勞之賜名忠誠府七月尙書郭維經御史姚奇
盾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及大學士蘇觀生兩廣總督丁
魁楚部將各以兵五千至廷麟收合散亡復得數千人先後
抵贛營城外軍聲頗振八月水師羅明受戰江上大敗雲廣
軍氣奪不戰自潰他營亦稍潰去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
守者疲甚十月四日天霧且雪

大兵用嚮導乘夜登城廷麟督鄉勇巷戰黎明礮炸城裂遂
走城西清水塘自沈死我將有賈熊者歎爲忠臣以門四扇
駟之瘞東關外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彭期生字觀民海鹽人萬歷戊辰進士以教授歷遷濟南知府坐失囚被謫轉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獻賊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吉安拒守不支走贛州楊廷麟偕與招降峒蠻隆武帝加太常卿仍視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經死守備楊大器瘞其屍於萬安之百家邨後鄉人胡樞官其地夢期生屬歸遺骸乃資遣之子女以血漬骨皆沁入哭而葬焉說者比之溫序之思歸云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吳世安字求甯歸化諸生以孝聞隆武帝之召楊廷麟於吉安也世安謁之途次廷麟奇之曰變故以來功名之士樹頤

須插齒牙顧盼凌厲以示可用君獨不然叩乃後鳴言必中
竅吾所求於天下士者惟神志堅定萬馬疾馳中能駐足者
耳君非其人歟奏授監紀推官將赴贛客尼之曰古人見險
則止危邦可入乎世安歎曰楊公知我可相負邪旣入見廷
麟鼓掌曰吾知君不負我也乘城分守戰多捷而汀州變聞
援師潰散客又以微行出險勸之世安曰以身許人臨危而
去之犬豕不食吾餘矣扶病登陴彈貫左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彭鋹字劒伯甯都諸生從督師楊廷麟治兵有績奏授兵部
員外郎廷麟敗以幼子爲屬鋹厚撫之庚寅春甯都被圍鋹
治具廣召親故酒過半謂之曰此城必破我義不可辱行與

諸君決矣且我與楊公共事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我卽死人必無虐忠臣後者揖其友某以楊氏孤託之索衣冠燒燭於庭呼妻李氏冠帔出北面再拜引繩就東西偏同經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蘇觀生字字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無極知縣遷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已擢戶部員外郎京師陷脫走南京進郎中督餉蘇州南京覆走杭州途謁隆武帝與語大悅聯舟赴閩與鄭芝龍鴻逵兄弟擁戴擢翰林學士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上以故人恩眷出

廷臣右乃超拜東閣大學士參機務觀生數贊上出師見鄭氏不足與有爲且事權悉爲所握請上赴贛州經略江西湖廣上議遣之先行明年觀生赴贛大徵甲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三月吉安破總督萬元吉乞援遣二百人往協守絳津灘戰敗

大兵圍贛州觀生走南康贛數告急不敢援六月

大兵退屯水西始發三千人馳入贛助城守久之我兵再攻城三千人皆引去八月觀生移駐南安閩中急亦不能赴救上殂汀州十月贛州亦破觀生退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以疾趨惠潮扼漳泉兩粵可自保不從聞丁魁楚等立永歷帝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專定策功慮其以舊

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出身非兩榜叱辱之觀
生愠甚時隆武帝之弟聿錡嗣封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
自閩至廣州番禺梁朝鍾南海關捷先首倡兄終弟及議觀
生遂與吾騶及侍郎王應華曾道唯布政使顧元鏡以十一
月二日擁聿錡監國建元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卽日封觀
生建明伯掌兵部事拜東閣大學士時倉猝舉事亟治宮室
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白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
假之優伶市人傳以爲笑永歷帝命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
謨齎敕往諭耀至廣州觀生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死乃治兵
日相攻敗肇慶兵於三山口觀生意甚得務粉飾太平而惟
捷先朝鍾是任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

惠潮間可十萬卽特授惠潮巡撫觀生器此三人事必咨之
又有梁鑒者妄人也觀生謂其才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
競大納賄賂日薦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旣兼綜內外事益
惛瞶所招海盜白日殺人剗肺腸懸諸貴官之門以示威城
內外大擾時

大兵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卽用其印移牒廣州報平安觀
生信之是月望日聿錮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清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報無警烏得遽至此妄言
惑眾斬之如是者三兵臨城下猶疑爲海盜已自東門入始
召兵搏戰精銳者皆西出倉猝不能集城遂陷觀生走鑒所
問計鑒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鑒入西房各拒戶自縊

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蓋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而寂然觀生信其死遂自經明日蓋出獻其屍以降吾騶應華元鏡等悉降

梁朝鍾番禺舉人善談論與南海關捷先同爲觀生所倚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倡議擁戴聿錡擢爲吏部尙書朝鍾挾旬三遷至祭酒嘗語人曰內有捷先外有楊明競強敵不足平也聞變投於池爲鄰人救出復自剄捷先出降我

朝賜朝鍾通諡曰節愍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二十五終